

# 死亡证明

黄建如 (江苏)

老家打电话来,说三伯父无疾而终了,面容安详得像睡着了一样。

我立刻赶回老家。三伯父身体一向硬朗,一辈子不打针不吃药不上医院,突然离世,家人根本没有准备,买寿衣、租冰棺、报丧、请乐队、办酒席……乱成一团糟。我问族长:“我能帮着干些啥?”族长想了想说:“去殡仪馆火化的时候,需要出具死亡证明书。你读过几年书,去村委会开个死亡证明来,这事你去合适。”

我欣然领命,借了辆电瓶车去了村委会。一个年轻的村干部在值班,他见我进去,倒是非常客气,问我有什么事。我把来意一说,村干部认真地问我:“什么原因死亡的?”

我愣住了,因为我说不出来。

村干部加重了语气,提示我:“是疾病致死?还是突发事故致死?比如车祸、中毒、火灾、溺水等等。”

我说什么都不是,既没生病,也没发生事故,就这么突然去世了。

村干部很为难,说:“没有原因,这表格怎么填?”说完,他递了一张表格给我。

我接过证明书表格一看,上面赫然印着“死亡原因”一栏,按照规定必须写清死亡原因。

“对不起,不是我不帮你,我们必须按规定办事。你还是回去把原因问清楚吧!”村干部双手一摊。我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出了村委会。回到三伯家,族长问我:“任务完成了?”我把事情的经过一说,族长用旱烟杆敲敲我的脑袋,说:“你们读书人真是死心眼儿,随便胡说一个病不就得了。”我羞愧不已,连连称是。于是又立即赶到村委会,对那个村干部说三伯父是得心脏病死的。

村干部还是很客气,说你去医院诊断书交上来。

我又傻眼了,说没有医院诊断书。

村干部盯着我的脸,说:“没有诊断书,我怎么相信你?”

我有点不耐烦了,声音也不由得拔高了,“反正人是百分之百地死了,全村人都可以证明。你要是不信,可以上我三伯父家去看看,眼见为实,还要啥证明?”

村干部也恼火了,说:“别人怎么证明都不算数,病死必须医院

证明,事故死亡必须公安机关验证!”他用力拍了一下桌上的证明书表格,大声说:“这是规定,这是程序,我也没办法!”

无奈之下,我又出了村委会。一路上,我心里在自责:完不成任务怎么向族长交待。忽然,我想起一个初中同学在乡卫生院工作,看来只好求他帮个忙了。在医生值班室,我找到了他。

我顾不上和他寒暄,忙把来意和他说了。“我三伯父的的确确死了,你帮我开个诊断书。要是没有你们的诊断书,我三伯父怎么死也死不了……”我有点语无伦次。老同学劝我别急,他从抽屉里拿出诊断书,爽快地问我:“你想让你三伯父怎么死?是胃癌、肝癌,还是脑溢血?”我说现在最合格的死法就是心脏病了,我刚才已经和村干部说过了。

老同学说:“行,那就心脏病吧!”说完,大笔一挥,诊断书很快就写好了。

我如获至宝,小心翼翼地藏在袋子里,又去了村委会。这次,三伯父终于按表格上的规定程序死了。

# 麦田里的生日

马亚伟 (河北)

南风起,小麦泛黄,我的生日也到了,思绪一下子又回到了8岁那年。那天我的生日,已被父亲忘得一干二净,在他看来,生日没什么大不了的,和土地种庄稼一样自然。

那天一大清早,我就和父亲下地割麦,火辣辣的太阳瞬间就把麦子上的晨露蒸发干了。父亲拿出镰刀,小心地用食指蹭一下刀锋。然后弯腰割麦,麦子在父亲手中服服帖帖倒下。我的镰刀要小一些,是父亲专门为我准备的。我学着父亲的样子,弓下身子。可我是笨拙的,小心地一把一把割着,把割下的麦子放在小小的臂弯间。

我开始感到累,不停地看地头,那么漫长,仿佛这辈子都到不了头。但我不敢停下来,父亲把我甩在后面,我要追着他的脚印一步一步。

突然,父亲喊我的名字,我一惊,难道是父亲想起了什么?原来,父亲是让我回家拿一块“磨石”,他的镰刀割倒了大片大片的麦子,钝了。我在路上不敢耽搁,小跑着回家。

谁能想到,我到家,竟然鬼使神差地睡着了。不知过了多久,我的背上重重挨了一巴掌,我一个激灵跳起来。只见父亲怒目圆睁,吼声如雷:“让你回来拿东西,活还没干完,跑回来睡起了大觉!”又一巴掌,落到背上。我委屈的眼泪终于流下来。

我的生日,像一只逃窜的小兽,急匆匆,惶惶然。我的童年,从此笼罩在父亲的严酷中。我的生日,再也没有被提及。

一晃20多年过去了,我与父亲的隔膜,都被时光冲淡。父亲老了,脾气也温和了许多。我结婚的时候,借钱在城里买了房子。父亲把我叫回家,抖抖索索地递给我一个6万元的存折——这是父母一辈子的积蓄,父亲挥洒在土地里的汗水都凝在里面,沉甸甸的。

我一下子明白了,很久以来,父亲把爱深埋起来,以忽略和冷漠的方式呈现。父亲吃苦耐劳一辈子,就是为了给孩子留下点财产。他认为这是无比重要的责任,所以,他一意孤行地删繁就简,直奔自己的目的。想到这里,忽然觉得,父爱像一盏黑暗隧道里陡然亮起来的灯,让人有一种想流泪的冲动。

其实,父亲一直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儿女。这种爱,忽略了过程,忽略了表达,直接把他认为最正确的结果给了出来。

## ■会心一笑

### 病被吓跑了

因在外打工太累,我的颈椎病又复发了,连走路都吃力。立即给曾帮我治过病的那位熟悉医生打电话,可不巧他在外学习。

早上本来想去医院,可腰却不痛了。正纳闷时,一旁上幼儿园的女儿说道:“爸爸,你知道你的腰为啥不痛了吗?”我问为啥。女儿说:“你昨天晚上打电话给医生叔叔,病一听就被吓跑了……”

### 你的耳朵真好看

一个同事耳疾,去医院看耳科医生。

医生手里拿了一个小灯照着她的耳朵,看了又看,感叹地说:“你的耳朵真好看!”

同事心里美滋滋的,说:“长这么大,第一次有人夸我耳朵好看。”

医生:“噢?不过我是说你的耳道很直,真好看,一下就能看清。”

汪志 (甘肃)



■杏林画廊

宁静

廖宏成 (湖南)

## 父亲的治病良方

赵建伟 (山东)

父亲得糖尿病许多年了,很可能是以前在外应酬太多落下的“富贵病”。

我给父亲买了一本养生方面的书,专门讲如何调节糖尿病人的饮食。刚查出病那会儿,父亲拿着这本书爱不释手,经常按照书上的说法变着花样做吃的,而且把家里的香烟好酒都一股脑儿送给了别人,还在自家园里种了一大片蔬菜,信誓旦旦要把身体调理好。但久而久之,父亲的“馋虫”又上来了,家里来客人,他跟着喝半盅;半夜里睡不着,偷偷趴在床头吸两口。最要命的是猪头肉,简直让他想得发疯,有事没事到菜市场瞅两眼,过段时间就买回来解解馋。母亲常常笑话父亲,说:“这老头,不怕死。”父亲嘿嘿笑着说:“与其活着受罪,还不如让我的胃舒服舒服呢。”

可最近一段时间,父亲真的把

所有不适宜的东西都戒了。

对他的变化,我挺吃惊。父亲说,前两天,他去看望一个出车祸住院的朋友,朋友的情况并不严重,只是一点皮外伤。当时,朋友才六七岁的外孙趴在床头上,哭得上气不接下气,边哭边说:“姥爷,你一定不要丢下我,我要姥爷陪我长大。”听得朋友泪眼婆娑,父亲也是心头一颤。

父亲说:“我不能让我的小外孙女儿在长大前就失去亲人。从我自己做起,那些东西,戒了!”掷地有声。原来父亲转变态度并不是“贪生怕死”,也不是希图长命百岁,不过是不忍让他的外孙女儿在童年时期就承受丧失亲人的痛楚。

从那之后,父亲的血糖指数真的平稳下来了。父亲已经找到了一剂极其有效的治病良方,这个方子就是亲情。

